

包天笑先生著

誘惑

一名可憐的閨女



誘惑

▲一名可憐的閨女

天笑

汪小蓮是個墮落的少年。他父親在日也曾送他到過學校裏去念書。無奈他專事荒嬉。所結交的。全是那些下流人物。父親故後。空無所有。仗着他一張漂亮的面孔。幾件時髦的衣服。嘻皮笑臉的神情。油頭滑腦的狀態。專在婦女淘裏鬼混。凡是和他有過首尾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上了他的大當。弄得身敗名裂。吃盡當光。也只得和他斷絕關係。汪小蓮這許多有過關係的婦女中。有一個喚做楊七姑。原籍是廣東人。他們的祖父。不但是顯宦。而且是巨商。以中國有產階級多妻主義的結果。在廣東上海討了有五六位姨太太。及至一口氣回不過來。分香賣履。便東也一位姨太太。西也一位姨太太。到處飄流。這位楊七姑是

他父親第三位姨太太所生排行第七廣東人便是這樣大姑二姑的
排行下去因此都喚他七姑剛和汪小蓮結合的當兒也是一個規規
矩矩的女子後來被汪小蓮所薰染兩人一樣的墮落所有一些兒儲
蓄也都被汪小蓮吸盡好在楊七姑非常開通知道汪小蓮是靠不住
的另外出去尋他的野食捕到一個色慾界的餓鬼亦可以責他供養
一切汪小蓮明知故縱有時還得着楊七姑的補助便也不聲不響眼
開眼閉那天是陰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汪小蓮和楊七姑在從前組織
如今兩人都不大去的一個小房子裏聚會汪小蓮節下不免有些開
支又想向楊七姑借錢楊七姑道老六你自己摸摸良心我的錢被你
用了不少了你總說就還就還曾還過一個大錢汪小蓮道我只要

弄到一票所有從前借你的錢一概都還你這也不過幾百塊錢算不
了一件事楊七姑搖着頭道我勸你們以後這種事少做吧白白的害
了人家女人就是你拆到幾個錢大家一分到你手裏也沒有幾個一
用也就用完了倒把人家女人害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你若好好兒
謀得一個正當職業我們兩人仍舊在一處我又何必到外面去跑呢
你總不聽我說的話汪小蓮冷笑道你說得好太平話兒我一時間到
那裏去找正當職業呢肯借就借二十塊錢來不肯借也就爽快一句
話又是什麼嘮嘮叨叨老太婆敎訓人家一大篇不是我吹牛憑
着我的本領要大大的做着一票發財就在目前包可以人財兩得便
是分去幾個錢究竟我是主腦到底多享着些利益只要手裏多了幾

個錢就是謀正當的職業也便容易了。此刻不是空口說白話嗎？楊七姑知道一時也勸不醒，他只得罷休，念着如今和汪小蓮還是藕斷絲連，從前也一向通融慣的，也就借了他二十塊錢。汪小蓮將二十塊錢的鈔票向身邊一塞，便興忽忽的到他們一班小兄弟的聚會之所來。原來他們的聚會之所是在一個旅館裡，凡有什麼密謀都在旅館裏計議。從老大起一直到老人爲止，總共有八位弟兄，並不以年齒排行，却以入他們一種的組合先後爲序。汪小蓮排行第六，大家呼他爲老六。約定今天下午大家齊集一處商量進行之策。看官們要知道上海雖然有一種拆白黨的名稱，他們自己決不承認是拆白黨。這拆白黨三字是一般社會上肇錫他的佳名，猶之中國的政黨什麼派什麼系。

也是人家這樣的稱謂他們未必承認其實像汪小蓮一班人可算是拆白黨的嫡派那時汪小蓮到了他們那個聚會之所推進門去却見弟兄們都已在那裡了屋小人多黑壓壓擠了一屋子汪小蓮道好好衆家英雄齊到咱家這廂有禮了他們的老大名字喚做黃大桂是一個門檻裏的人輩份也很高因此大家推他做大哥這時老大就發話道老六大家都到齊了只等你一人你總是這般慢吞吞的却教許多人等你一個人你又和那個寡老在那裏牽絲扳籐他不是自己在那裏做淌白嗎早些離開了就先咧難道還有什麼油水嗎一個不留心你從前用了他幾個錢此刻還要倒你的把咧汪小蓮道那裡有這等事有時也還要利用他呢黃大桂道今天請衆位兄弟來我們要商量

個進行的計策幾個月裏大家都沒有大活動一點也沒有什麼油水。怎樣可以照得牢牌頭現在大家商量總要好好兒的做一票纔可以派一點用場就中有一個老四是個被革的包牌名字喚做周金泉綽號叫做跟轡頭阿金說這是要請汪老六出馬我們弟兄裡面只有他的那隻照會生得最好就是他的一點兒功架也不推扳那一個女人見了他不迷迷笑非得由他去做不可我們只可以在暗中調兵遣將汪小蓮道不行我現在的行頭也不全了單講照會是沒有用的常言道得好人要衣裝佛要金裝要是行頭不好怎樣可以教人家注目現在我有好幾件衣服都送到典當裏去換了夏天的衣服出來此刻還沒有錢去贖咧黃大桂道此刻該穿什麼衣服了我們可以大家想法

子。周金泉道。那老七不是新做了一件咖啡色華錦緞的夾袍子嗎。可以借給老六穿。一穿弄到了錢。大家要用的借件衣服穿。一兩天想來也。沒有不可以的。老五道。此刻要戴呢帽子了。我的一隻絲絨銅盆帽。還可以用得。可以借給他。汪小蓮道。帽子倒可以用。只是老七的衣服。我不能穿。因為我的身體長。他的身體矮。我穿了他的袍子。剛剛在腿灣裡。黃大桂道。這可怎麼辦呢。別位弟兄們有新袍子。借一件吧。汪小蓮道。借倒不用。借我在上半年不是也做了一件夾袍子嗎。顏色花樣也。還時髦。可惜現在却在典當裡。只要有錢去贖。就行。黃大桂道。共當了多少錢。汪小蓮道。連一件襯絨袍子。一共當了十三塊六角錢。那位老八是當汽車夫的。聽見了。不覺得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十三塊六。

角你排行又是老六。你的衣服却是十三塊六角。這樣說來你簡直是此道了。黃大桂道：「老八，不要打棚。我們談正經。」黃大桂道：「我想現在天氣涼了，不比盛暑嚴冬。此刻有許多人家的宅眷都出來游玩了。這個當兒正是我們着手的時候。便是要穿衣服漂亮一點也還容易。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這幾天裏不是又新開了一個樂舞臺嗎？特請了北京許多名角，引得上海公館裏的太太姨太太小姐們似瘋狂一般。天天包了包廂聽戲。我們趁此正好下手。老八，你不用打趣。我先問你的汽車可以借出來用嗎？」老八道：「這兩天你們要用，倒空得很。因為這兩天我們東家到南京去了。他自己的房子小，沒有汽車間。所以聽憑我開到那裏。他們都管不到。黃大桂道：「那就好了。這兩天你把汽車。」

開來聽我們指揮。好在你就是不來。老六自己也會開汽車的。只是老六的衣服我們要給他籌劃一下。子單單要贖袍子的事。我這裏可以給他想法。帽子准定戴老五的不必說了。絲襪鞋子他自己還勉強可以敷衍得過。但是我想行頭只有一套也靠不住。真正變了『老鼠身上的一層皮』了。我們最好給老六再弄兩身衣服。方可以對付過去。老六道衣服的事我自己倒還可以想法。天氣略涼一點兒。襯絨的也就可以出世了。再則我在當舖子裏衣服也就不少。就是沒有錢去贖取。黃大桂道先有了一套。隨後可以大家想法。把現在不用穿的衣服掉換出來。那末這兩天我們可以着手進行了。且說那新開的樂舞臺這兩天大出風頭。上海的風氣越是價錢賣得貴。越有人來看。其實有許

多人豈是真正懂得戲的。不過是湊熱鬧學時髦罷了。更有那些宅眷們。他們本來在家裏也沒有什麼事。樂得聽聽戲。足以消遣光陰。要是上海到了幾個名伶。不去聽幾天戲。也是一個缺點。汪小蓮那天早把袍子贖了出來。把頭髮刷得烏黑油光。臉上塗了不少的雪花粉。打扮得齊全了。就想到那戲院中來獵艷。其餘的同黨也就准備了做他的後援。不過這一次須要吃准以後方可下手。那汪小蓮等正在樂舞臺七八點上客人的時候。悄悄的站在對面。却見有一輛漆得烏黑明亮的轎式汽車。風馳電掣而來了。戲院子前停車。只見車門一開。走出兩位半老的太太。一位十八九歲的女郎。都是珠鑽滿頭。錦繡遍體。氣度從容。一定是上海巨商名宦家的宅眷。站在戲院子門前吩咐汽車。

夫到十二點鐘時把車子開來。尤其是那位小姐風姿獨絕。是一張圓圓的臉兒。鬢髮修眉。穿了一件繡着滿花的夾旗袍。隨着兩位太太走進戲院子裏去了。這時黃大桂站在汪小蓮背後。連忙把汪小蓮的衣袖拽了幾拽。低低的說。上了。上了。這是一塊肥肉。再不上。等待何時。不要錯過了機會。汪小蓮點點頭。又向黃大桂道。老大哥。你吩咐。老八把汽車開在門口。也許隨時要用。黃大桂道。我知道。你進去。就是這時。汪小蓮一口氣便跑到樓上。雖然他也有一個熟的。按日喚做炳生。也不大來招呼他。因爲炳生從前在別家戲院子裏做的。當兒汪小蓮常常到戲院子裏來。問他要座位。不要他。只是不說。兜了一個圈子。便自走了。就是他看了戲。收起戲錢來。也是牽絲扳籐。所以他進來時。也只做。

沒有瞧見汪小蓮。一直跟到樓上。包廂裏只見一班女客方纔占了一個包廂。坐下他又見一塊牌上寫着『沈公館定』四個字。他就知道這一家是沈家了。幸虧他眼快。却見隔壁一個包廂裏還空着一個位子。便叫茶房喊他的按目。炳生來要坐這個位子。恰巧這一個包廂原是炳生包定了的。就差了一客。雖然不甚滿意。汪小蓮但是他既要坐這個包廂裏的位子。只得來敷衍他。不想他這一下子却非常爽快。從身邊掏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說。我從前還少你的戲錢嗎。我是不記得這些事的了。炳生說不少不少。汪小蓮道那末除了今天的戲錢以外。給我買一聽白金龍。再帶笑舞臺隔壁的糖炒栗子。四角錢有好。的葡萄也帶些來。炳生唯唯的答應着。自去心想不知在那裏拆着一。

票又鬧起來了。這時汪小蓮貼隔壁的包廂。就是沈公館裏的包廂。炳生買了水果。栗子等來。除去了戲錢。也不過多得幾角洋錢。正要找還汪小蓮。汪小蓮道。算了。算了。多幾角錢。不用找了。炳生想這種人。沒有錢。他就鬧不來了。錢却是爽快。便也和他瞎兜搭。說現在公館在那裏。有幾位奶奶。汪小蓮却趁勢就問他。隔壁包廂裏是那一家公館。炳生道。這是史推拉路。沈公館。他們的老爺喚做沈玉山。很有幾個錢。咧汪小蓮道。怎麼有兩位太太呢。炳生道。一位是太太。一位是他門的姑太太。是嫁與陳公館的那一個。是他們的小姐。聽說明年就要出閣。咧汪小蓮一一記在心中。他那裏是要看什麼戲。兩隻賊眼。烏珠骨落骨落。只旋轉在這位沈小姐身上。看得沈小姐不好意思。偶然回過頭來。

向汪小蓮一看兩個人的眼風正打了個着便大家各迴避大家的目光原來這位沈小姐名喚慧英因爲他容貌生得美麗父母愛如掌珠就是過於溺愛任性了幼時也送入女學校讀書不過那些有錢人家的女孩子念書只算是個妝飾品罷了高興就去不高興就不去便是他們的父母也就隨隨便便他們心裏想想一個女孩兒家也不要去做官經商隨便識幾個字就行難道我們這種人家還對不到好親嗎所以一向放任慣了的而且又住在上海這個繁華地方喫大餐算是家常便飯看戲是隨便游娛好在自己家裏有汽車要到那裏便到那裏又因爲這位小姐生的縹緲所有衣服裝飾都是十分考究綢緞呢絨店都做了賬新出了什麼貨色搶先去剪了來人家還沒有穿的他

就穿到了方爲特別。方爲新鮮。并且這位小姐。又是逢場必到人家也。早就注目。今天忽然遇到了這位汪小蓮。汪小蓮坐的這個包廂。正是貼近沈公館的包廂。中間只隔了沈姑太太一人。汪小蓮除了用目光頻發無線電以外。還故意的喝一聲。采咳一聲。嗽要叫沈小姐注意。那沈慧英是一位公館裏的小姐。當然是很持重的。雖然汪小蓮種種的引人注目。他却一雙秋水般眼睛。聚精會神的。瞧那戲台上正做得十分酣暢。一齣鴻鸞禧。直瞧到棒打薄情郎。他心中暗暗地想道。古人的成語說痴心女子負心漢。這話真正不差。那個書生做乞丐的時候。金玉奴雖然是個丐頭之女。到底比他高得多。看中了一個告化子。總算是賞識在風塵以外的了。不想他一到富貴。便陷害他的妻子。如此喪

盡良心的男子還可以和他一日居嗎。要是在我遇到了這種男子還肯重行嫁他嗎。真難道世界上沒有男子這一頓棒却是便宜了他。沈慧英正在看得出神的是候那戲台上也做到了棒打的時候忽然聽得鄰廂裏喝了一聲好驚破了沈小姐的思想側過頭去一瞧又是那位少年在那裏喝采。沈慧英暗暗瞧這位少年倒也生得清秀飄逸不是那種獸頭獸腦的阿木林及至鴻鸞禧演完便是壓軸大戲的羣英會。汪小蓮恐怕他們沈公館裏的人或者要早回去而且這種戲女太太們也不大歡迎的一瞧自己的手表上已經是十一點三十分鐘了。再一瞧沈公館的包廂裏那位姑太太已經在那裏打呵欠了。又問沈小姐我們的汽車不知道來了沒有一語提醒了汪小蓮因想我們老